

南京大屠杀应该写进全人类的记忆

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李超 李润文 通讯员 李攀 张菁芮

22岁的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姜哈娜已在南京留学5年了。刚到南京那年，她还是一名中学生，有一天做课间操时听到警钟长鸣，同学们走出教室聚在一起默哀，她不明白这是在干什么。自此之后她知道，那是12月13日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，后来中国为此设立了国家公祭日。第二年清明节，姜哈娜第一次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，此后每年都去，并经常向身边的韩国同胞介绍这段历史。

今年国家公祭日这天，在原金陵大学南京大屠杀丛葬地，南京大学师生在纪念碑前举行悼念活动。80年前，金陵大学校园被设为专门安置战争难民的国际安全区，但在大屠杀中也不能幸免。意大利留学生彼得打算把公祭仪式上的一本书仔细阅读，包括《南京大屠杀全史》和《南京大屠杀口述史》。在南京读书，我是南京的一分子，有必要了解这个城市的过去。前不久，一位英国作家的新书《雪中血：南京，1937》在南京首发。南京邮电大学邀请作家走进校园，向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0余名师生讲述创作历程。19岁的津巴布韦留学生威尔森参加新书见面会内心沉重，他认为这是一个亟须被世界知晓的事件。

她已去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次，拍了很多照片。每次去那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流泪。莎拉向身边的朋友推荐了纪念馆这个必去之地，因为她觉得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这段历史。今年年初，她被选为代表参与一个留学生文化交流活动，介绍中国文化时，她向人们提到了南京大屠杀，并建议他们去参观纪念馆。今年12月12日，法国画家克里斯蒂安·帕赫绘制的慰安妇题材油画捐赠给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。在陈列馆整整一个月，他每天盯着墙上的慰安妇照片，看到她们痛苦的表情，心情十分沉重。一到陈列馆，就会有一种压抑感，那是一个会让人不自觉哭泣的地方。与很多欧洲人一样，帕赫此前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。3年前，他路过南京，一位朋友告诉他，1937年，日军曾在这里制造大屠杀惨案，他十分震惊。后来，他又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，便萌生了创作南京大屠杀专题油画的想法。如今，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已收藏了他多幅作品。为了创作，他查阅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。2015年1

月，他创作半年的油画《暴行》诞生。他说，这是他30年绘画生涯中创作的最宏大也是最艰难的一幅作品。前不久，一个日本青年访华团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。团员之一、东京学芸大学中国语讲师佐佐木真理子参观时忍不住掉下眼泪。她从小深爱中国古典文学，曾在广州学习中文。看到纪念馆里的展品，尤其读到要记住历史，不要忘记仇恨这句话时，她忍不住痛哭失声。佐佐木真理子说，南京大屠杀过去了80年，在这里亲眼看到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她的家离原子弹投放的广岛很近。从前老师告诉我们，日本是受害者。其实，日本更是加害者。她说，回去后要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南京大屠杀真相。他们以后也要看到学校做老师，我要鼓励他们来南京看看，将来也要把这段历史讲给自己的学生听。

共生活守则的人，你除了在内心暗骂，没有任何办法。作为一个从大三开始就在北京实习，在这座城市待了3年换了4处住所的北漂，我无法给予年轻人任何社群生活的建议。在你没钱的时候，你的社群质量基本就是看命：包括能不能碰到好的室友。尽管按照一些过来人的攻略，和朋友、同事、同学合租似乎有1万种坏处，可我现在却觉得，这是保证生活不出太大差错的有效方法。我曾和3个同学蜗居在老旧小区里5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。我和另一个男生睡沙发，一个女生睡卧室，还有一个女生睡厨房。在这么不方便的空间里，却留下了我对北京最初的美好回忆。大家会轮番买菜、做饭，会一起醒着等某个忘带钥匙却半夜才回来的糊涂蛋，也会在周末去小区外的火锅店胡吃海喝一顿。这与之后的社群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遇到过每晚都肆无忌惮发出暧昧声音把我吵醒的情侣，每周末都要叫狐朋狗友来屋里开趴窝的小年轻，以及一个大腹便便，自称我老手，借了我500元最后却想不还的中年大叔。现在的我明白了，在北京，你要想过上舒服点儿的生活。除了挑肉眼可见的房屋户型、装修、配套，还要祈祷室友不是奇葩。可这一点堪称玄学，再口若悬河的房屋中介都不敢打包票。当然了，他们打包票的事，也不太值得相信。就在上个月，北京一女大学生住进了自如月租2000多元的卧室里，与同一屋檐下的6个租户一样咳嗽不止。一家媒体暗访自如的多所房源，发现大多能闻见刺鼻的气味。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很多人需要寻找更加优质的住所。很少有人意识到，贴着光鲜壁纸、陈设着崭新家具的立足之地，可能只是廉价建材匆匆堆砌，未经任何污染治理。自如公司前几天发过一封公开信，称这个城市一定有一盏灯为你点亮。可没有人愿意在充满异味的房间里亮灯，除非缺乏选择。破坏居住安全的，并不只有惨烈的突发事件，让活人的呼吸系统完成房屋的首次净化，同样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。我有幸参观过几间刚装修完的屋子，刺鼻气味下，几包活性炭被装模作样地放在柜子里。中介一脸真诚地说：开窗通风几天就好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的挚友们都不会遭遇这种情况。我以个人经历换个说法了：他们：有人住过半年以上的老屋子才安全，因为都经过前任住户的肉肉净化。听起来很心酸？没办法，这就是大城市租房的残酷真相。唯一的办法是多挣钱。即使买不起房，也要赶紧租一间属于自己的、被净化过的一居室。总结一句话，别总找什么幸福社群生活攻略，我们需要的是尽快脱离租房生活。

在北京租房是门玄学

鲁冲

良禽择木而栖。在大城市，找一处安心的住所并不简单。影响生活质量的变量太多。除了地段、硬件、价格，最重要的是室友。作为一名空巢北漂男青年，隔壁房间来了一位年轻貌美、穿着时尚的女孩，做你的合租室友，会开心吗？今年3月，女孩刚刚搬来的时候，我蛮开心的。咳咳，别想歪。我希望居住的地方整洁、不闹，潜意识里，女室友似乎会比大爷爷们儿更注意这些。当然啦，我并未梦想成真。原本以为，在东六环的地界，花费将近3000元租房，选的还是高端租房品牌，足以让我的生活环境美丽起来。可现实给了我一个大耳刮子：只要你还在和陌生人合租，总可能有未知的奇遇在等着你。女生搬来，带来的第一件礼物是洗手间满地的头发。每次她洗完澡，半小

时内没处落脚，且不说满地的水渍没擦，头发就能沾一拖鞋。纠结了几天，我怯生生地给她发了个微信：嘿，那个，咱们能不能洗完澡后拖拖地，打扫下啊？还特意缓了个破涕为笑的表情，我觉得这个表情很适合舒缓气氛。毕竟，人家刚来我就提意见，显得不太友好。万一搞得姑娘尴尬了，我也过意不去。然而在我坐立不安、胡思乱想了两个多小时之后，等来的回复却是一个扎眼的微笑表情。那个小黄人的嘴角高高翘起，仿佛充满了对我的不屑。哦。那希望你自己也注意下啊。你知道你的电动牙刷会把牙膏沫溅到洗手池外吗？万万没想到，人家对我也有意见。指责了别人，自己却没做好，隔着手机屏幕，我的脸都红了。我买来了专门的抹布，每次用完洗手池子都把周围好好擦一遍，生怕再被挑出错。可对方却没我这么玻璃心。地上的头发和水渍还是那样。过了几天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：我放在卫生间的洗漱用品似乎被动过了，尤其是香皂，湿漉漉的，上面还沾着几根明显不是头发的体毛。五雷轰顶，女神的人设在我脑海里彻底崩塌了，老祖宗说的不可以貌取人真是没错。我一把把所有的洗漱用品紧急收回自己房间，一面毫不犹豫地发去了抗议的微信：我把洗漱用品收回去了，香皂既然用过了，就留在洗手间共用吧。思索了一番，我也在话尾加了个微笑的表情。对面也很快回复了：你把洗漱用品收到哪是你自己的事，我没有也不会用你的香皂。

经过一番漫长的隔空争吵之后，我怂了。隔壁姑娘实在是太理直气壮了，坚决否认香皂的污染与她有关。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动结束了对话，我想，或许真的是我毛病太多，人家不过是用了几根头发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俩消停了一段时间。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我之后几天都住在了单位。可没想到，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从单位回来，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愣住了：这不再是我熟悉的那间房子了。公共走廊里堆满了垃圾；厕所没有冲，散发出一股恶臭；废纸篓也满了，姑娘就把便后用纸往地上丢，一团团的在地上绽开出肮脏的花儿；最可怕的是，洗漱台上有一瓶倒了的私密部位消炎洗液，洒了满满一桌子。我崩溃了。把这些事情一股脑儿地对好多亲朋好友吐了槽，他们很多人的建议

都是：别再迁就了，好好修理她。可我想的是，上次不愉快地吵了一顿，事情也没有任何解决的迹象。要不要感化她一下试试？于是，我拿拖把清洁了厕所，扫干净公共走廊的垃圾，收拾好了溢出来的废纸篓。再然后，我拿出红笔和白纸，写了请注意维护公共区域卫生，贴在显眼的位置上，内心祈求着能有改观。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。女孩依旧我行我素。她从不会轻声关门，经常听到她在屋内和异地恋的男友大声嘶吼，那关门声还会进一步变成摔门声，足以震撼我的小心脏；她也没有丢垃圾的习惯，把所有垃圾都堆在防盗门外，积累十几个，蔓延到隔壁邻居门口，招来邻居频频侧目；她还总把吃剩的外卖盒就堆在厨房，让食物残渣发酵出令人作呕的气味。我认命了。面对一个自私且不熟悉公

每个漂过的人都渴望住处 甚贱且甚好 李二丫

把银行卡搜刮干净后，我在来到北京的第三个年头，搬进了第三处住所。每个在京漂过的人应该都能讲出一串北京租房故事。近日翻开《曾国藩日记》发现这位当年新晋的相当于副处级的干部也未能免俗。曾国藩刚到京城头三四年，隔个一年半载就要跑去看房子，为了找到甚贱且甚好的寓所，也得一连跑四五天。古人的惺惺之处在于，他们还要找人先看看风水。170余年后的后辈北漂，找房子时，只要租金不要高得让人心碎、离单位不要远得过分，就得争分夺秒地签合同了。我原先住的小区，是某个国有工厂的老家属院，老一辈工人的作风也能从房子里窥到一点端倪。整套房子完全没有装修过的迹象，厨房门和橱柜上还刷着上个世纪末流行的浅绿色油漆，卧室里的空调看起来比我年轻不了几岁，卫生间里挂着用铁丝和白色塑料管制制的卷纸架。房东应该是个讲究人，把两把折叠椅藏在隐蔽的柜子里，只给租客留下一张圆塑料凳。住进去几个月后，我的福尔摩斯式的室友翻出了那些有红色软垫和褐色铁锈的椅子，我们又一次被带回上个世纪末。对门的老太太则是一位时刻保持警惕的朝阳群众。我刚搬来没几天，第一次见到她时就遭遇了查户口级别的连串发问：多大了、在哪儿上班、上班多久了、几个人住这儿。老太太常一脸严肃，平日打招呼也鲜见笑容，嘴永定向下撇。总见这样的脸孔，算不上愉快，又过了一个月，老太太再次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：姑娘，平时有啥事儿言语一声，啊！啊？什么？顿时觉得她家门楣上灰扑扑的党员之家几个字，看起来更鲜艳了。

桌椅、沙发、床，都是刚搬走的房客留下来的。而它们都被笑容可掬的中介小哥悉数写进租房合同的家具清单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它们稍有差池，我们交出去的押金很可能又要要不保。一个大而无用的沙发占了卧室的小半壁江山，一台锈迹斑斑的旧空调挂机扔在客厅，中介小哥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我们哑然失笑。一年一度的糟心时段结束后，生活又回到惯常的节奏。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会生出一种熟悉感，卖菜的大嗓门儿大姐、开粮油店的腼腆小哥、小超市的高个子老板，会慷慨地免掉零头，在你没带钱包、手机又没电的时候主动说下次再给钱。但直到又一次搬家，才发现这种熟悉感和熟悉带来的稳定感，只是一种错觉。在北京租房两年，我终于领悟到鲁迅的那句话：无尽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。比如，很多偶然因素都改变过我的租房故事。比如，突然一大批人要另找住处了；一个原先少有交集的校友决定来北京闯荡一番，就成了我的某一任合租室友；一个陌生的姑娘涨了工资，从她以前的隔断间搬出来，搬到隔壁的卧室。故事中不变的是，租金涨了一波又一波，室友换了一个又一个。租房中建立的友情，总是欠牢固，可以轻易地被租金、工作、个人喜好等挤到后边。送走两位室友后，我也成了离开的那一位。比如，很多偶然因素都改变过我的租房故事。比如，突然一大批人要另找住处了；一个原先少有交集的校友决定来北京闯荡一番，就成了我的某一任合租室友；一个陌生的姑娘涨了工资，从她以前的隔断间搬出来，搬到隔壁的卧室。故事中不变的是，租金涨了一波又一波，室友换了一个又一个。租房中建立的友情，总是欠牢固，可以轻易地被租金、工作、个人喜好等挤到后边。送走两位室友后，我也成了离开的那一位。

向未来冲刺 12月13日，郑州。夜晚的郑州大学校园内，刻苦自习的考研学生。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3日拉开帷幕。视觉中国供图

于白天舒缓的哗啦啦声，这种声音总让人有点心跳加速的感觉。对于这点小挫折我早有心理准备，防噪耳塞戴上，世界清静多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噪音的大boss竟然来自公交车。每天早上6点半，窗外就会准时传来一阵阵沉重沉闷的气刹车声。没有白天各种汽笛声、引擎声和行人言语的掩护，这种嗵嗵的声音简直和打雷无异。紧接着，一段嘹亮的女高音开始报站：车辆进站，请注意安全。乘客您好，××路无人售票车，请往××站。听过这两段声音，不管我是在前一晚上几点睡觉的，都很难再次入睡。在用防噪耳塞苦撑了两天后，我入手了一副专业级别的降噪消音耳机。戴着这款橙色耳机躺在床上，我活像个工作间隙小憩片刻的电工。然而再专业的设备也有疏漏，只要半夜多翻几次身，耳机保准会从头上滑落。可能是觉得光有声音刺激，不足以让我感受到这里的特别，厨房还特意为我安排了温度上的体验。夏天时还好说，虽然没有空调，我躺在凉席上吹着电扇，似乎也没有特别热。但冬天的确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活了20多岁，我第一次摸索出了进门穿衣服、出门减衣服的生活常识。好不容易盼到了供暖季，厨房里的温度依然没有丝毫上升。11月中旬的某个冰冷夜晚，我裹着4层秋冬季的衣物坐在床上进行最后的思想斗争：老子干脆不要中介退房租和押金，自己滚蛋算了。幸好下一

我租了个厨房间 然后等着查水表 阿黎

在这个处处陌生人的巨型城市，保持警惕应该是与人打交道时成本最低的模式。信任和互助，能算是奢侈品了吧？跟对门老太太的友情还没来得及萌芽，就被拍断了。房东太太要卖房了。尽管无意介入别人的家事，还是听闻了一些故事：房东太太早已过世了，当了一辈子工人，没留下什么遗产，赶上房价大涨，子女们催老太太赶紧卖了房子，好留下一份便于瓜分的财产。当时也正值毕业生大潮来袭的6月中旬。在那之前的6个月，北京房价又经历了一波汹涌的上漲，记者们采访了一个又一个恐慌的中产阶级，写出一篇又一篇充满焦虑的故事。涨价的浪头拍到租客身上，就变成高了20%的租金，以及面积更小、位置更差的房子。前一套房子的押金，也就是整整1个月的房租，被中介小哥以N个理由扣光，打扫房间的清洁费也算在我们头上，仿佛我们是散失多年的兄妹。

精装修的房子和崭新的家具电器，的确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居住的舒适度。但接下来就像小时候读到的「一双鱼筷子」的故事，一个人得了一双象牙筷子，便觉得其他餐具都配不上它；买回来新餐具后，家里的破旧旧家具却处处碍眼；把家具更新了一遍，发现老婆怎么看都不上档次。于是钱包又继续哗哗地漏水，而且要比原来多得多地时间打扫房间。偶有停当，宅在屋里翻开《瓦尔登湖》时，发现像我这样自以为在追求生活品质的傻现代人们，早就被梭罗嘲笑了个体无完肤。大概，在他看来，我们都是受物欲驱使而自以为别无选择的可怜家伙，日复一日地为维持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而劳苦不堪。回头看，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座都城，能像今天的北京一样承载着这么多平民的致富梦、名利梦和面子。可能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像今天这样，普遍地割断了各种亲戚关系，孤身漂荡。可是我们的确别无选择，对吧？我把从山里摘来的大松果摆在书柜里，心想，等老子诸般看淡，就去山里自己盖个小屋，跟松鼠做邻居，再也不折腾租房蜗居这等鸟事，再也不当这憋屈的现代人了。有位好心人打断了我的白日梦：去山里盖房，请问你有宅基地吗？

你这房是厨房改的吧？表哥对着天花板打量了半分钟，转头对中介小哥说。看到小哥一脸微笑、不置可否的样子，我的心突然凉了下去。瞧瞧这个8平方米的小屋子。从上到下贴满了画着蓝天白云的壁纸，脚下柔软的地板垫也是刚换的。推开老式的玻璃窗，就能望到路边的几家小吃店。顺着这条街道再走900米，我还可以混入早8点的上班人潮，与他们一同消失在北京东三环的某个地铁站里。可是表哥一眼看穿了这性价比超高的房间。墙上让人心情舒缓的壁纸，当然是用来裹住泛着锈斑的上下水管道的。关上窗户仔细听，分明都是水流走过的声音。一个有明窗、非隔断、交通方便，房间为什么会租出如此低廉的价格？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。不过既然房租和押金已交，指望中介小哥把这些钱全部退回来也不太现实。我不是一向自诩为睡眠质量极好，听点水声也不算什么。再想想媒体报道的住地下室的大学生，我的居住条件怎么不比他们好？就这样，没有任何租房经验的我，在毕业季的某个夏日傍晚搬进了那个厨房。一开始，我还是挺满意自己的选择。工作日白天在单位，周末没事就回家。租的房子，就是个临时睡觉的地方嘛。但厨房岂是寻常卧室能够比拟，它是开始慢慢地展示出自己的威力。首先是那些碗口粗的上下水道，它们在晚上11点和早上五六点时会间断发出呜呜的声音。不同

每天下午五六点开始梳妆打扮，如果降噪耳机脱落，凌晨四五点我就能再次听到她们洗漱的声音。我很少参加室友之间的联谊活动，所以当她们上个月还在一起吃煮火锅唱着歌，下个月不知什么原因就互相叫骂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想过出去相劝。旁边隔断间的大哥大姐在北京打工已有10多个年头，为了给3个孩子节省学费，依然选择住在没有窗户的隔断间。这种房间夏天空气极其污浊，他们只好24小时不关自己的房门和房屋正门，换来一点流通的空气。但正是这对生活压力最大的夫妻，活得最为体面。他们严格按照值日表打扫卫生，使用洗衣机前会征求别人的意见。有次他们的小儿子来北京迷路了，同时手机还停着机。大哥非常客气地请我们帮忙充话费，还一定要加钱给我们充回来。在与厨房共处半年后，我终于借单位外派的机会逃了出来。中介小哥答应帮我把还剩两个月期限的房租转租出去，最后也没有联系我。一想到谁会在这么短时间里租这么个奇葩的房间住，我也就渐渐释然了。但这段租房经历深深地教育了我。之后租房时我再也没考虑过临街的房间，而且尽量要约好熟人一起合租。有两次无人合租的空档期，我分别在亲戚和校友快到的房子里蹭住过半个月。还有一次因为要等人合租，我体验了半年的高铁通勤往返于北京的单位和廊坊的家之间。好在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。如今我的室友是位极其热爱做饭的朋友，他最近研究的两个课题是炸藕盒怎么能把藕粘上，以及如何用番茄酱给鲜番茄调味。我倚靠看厨房的门槛，一边不时打着下手，一边想这才应该是日子的本来模样。让卧室的归卧室，厨房的归厨房。

我租了个厨房间 然后等着查水表 阿黎

我租了个厨房间 然后等着查水表 阿黎

我租了个厨房间 然后等着查水表 阿黎

我租了个厨房间 然后等着查水表 阿黎

我租了个厨房间 然后等着查水表 阿黎

我租了个厨房间 然后等着查水表 阿黎